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反對派濫用特權法破壞保密制衝擊行政主導

卓偉

反對派提出以特權法要求行政會議交代有關發牌的資料，在本港是史無前例。他們表面上爭取所謂知情權，實際是要破壞行會的保密制度，衝擊本港行政主導。保密制是行會運作核心，與世界各地的內閣會議一樣，行會所審議的文件和資料必須完全保密，確保出席者能夠在公平、客觀、不受外界干擾的情況下審議政策，這是行會議政最重要的一環。更重要的是，特首會同行政會議的決策，是本港行政主導的一個重要體現，立法機構沒有權力去侵佔行政機構的權力。現在反對派借發牌事件為名，以特權法強制行會交代事件，在本質上是將立法機構的權力凌駕於行政機構之上，企圖改變香港的行政主導政制，變成英國式西敏寺制國會至上模式，從而奪取香港的管治權。所有對香港利益負責的建制派議員都應聯手否決議案，粉碎反對派的圖謀。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進一步解釋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決定，強調發牌考慮全面，沒有政治考慮，而發牌不能引致惡性競爭。而循序漸進的原則，在發牌前已告知申請人，符合程序公義。然而，多名反對派議員昨日卻聯署去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提出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要求行政會議公開所有審議免費電視牌照的相關文件，包括相關顧問報告。民建聯和工聯會已表明不支持有關建議，認為行政會議保密制度行之有效，必須維護。建制派議員抵制反對派濫用特權法，顯示出對香港整體利益負責的態度。反對派利用發牌事件發難，只是項莊舞劍，志在破壞行會的保密制度，癱瘓政府中樞，所謂公開發牌資料只是幌子。

必須抵制反對派濫用特權法

特區政府發出免費電視牌照的制度和法律，已經運

作了幾十年的時間，在60年代有免費電視開始，發牌都是由當時的港督會同行政局按既定程序決定，現時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拍板，當中有一個十分複雜的審議過程、審議準則。梁振英已指出，雖然《基本法》容許行政長官可以不聽從大多數行會成員意見，但過去從未發生過，這說明有關決定是得到行政會議的認同和支持，在決策過程亦沒有違背程序公義的原則。有市民對行會的決定有不同意見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不能因為結果不如意，就上綱上線地否定行會的決策過程，這顯然對行會並不公平。

反對派提出以特權法要求行會交代有關發牌的資料，表面上是爭取所謂知情權，實際上是要顛覆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度，衝擊本港行政主導。保密制是行政會議運作的核心，行會性質類似於政府內閣，負責審議政府最機密、影響社會各界、涉及龐大利益的政

策，如果有關資料洩漏，隨時會引發軒然大波，對政府施政造成沉重打擊。所以，與世界各地的內閣會議一樣，行會所審議的文件和資料必須完全保密，包括議程保密、會議內容保密、出席者的發言保密，甚至是各人的傾向也要保密，目的正是確保出席者能夠在公平、客觀、不受外界干擾的情況下審議政策，這是行會議事最重要的一環。而遵守保密原則也是行政會議成員宣誓的內容之一，現行的法律中也有《官方保密法》，目的都是防止政府秘密資料外洩。

現在反對派竟要求行會交代發牌詳情，包括相關文件以至各人的傾向，等於是全盤毀壞了行會的保密制。此例一開，行會將失去保密精神，成員的發言隨時會公之於眾，各種機密文件可以四處傳聞，行會還如何運作？還如何保障政策公平中立？正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指出，行政會議一直沿用保密原則，若貿然取消保密機制，會影響政府運作及本港長遠發展，需小心處理。反對派也不要忘記，當年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新機場事件」，也有聲音要求政府公開行會有關文件，但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表明「政府已經講晒」回絕要求，這說明行會制度是一以貫之，反對派大可向陳方安生查詢。

企圖改變行政主導為立法主導

而且，這次發牌不單涉及香港電視，也關係到其餘兩間申請公司，他們都向特區政府提交了各自的投資計劃，涉及大量商業秘密。倘若如反對派所要求般公開有關評審文件，肯定會涉及各公司的投資計劃、人手安排、財務資料等各種敏感資料，公開這些資料不

但會洩露其商業機密，而且這些都是敏感的股價資料，隨時會引發股市大波動，可能對股東造成損失，屆時誰來負責？香港作為一個商業社會，當局絕對要保障商業保密原則，不能公開有關資料，否則其他公司將來還怎會信任香港？因此，反對派濫用特權法完全是缺乏理據，也是損害香港的核心利益。

從憲制角度看，特首會同行政會議的決策，是本港行政主導的一個主要體現，立法機構沒有權力去侵佔行政機構權力。現在反對派借發牌事件為名，以特權法來強制行政會議交代事件，在本質上是將立法機構的權力凌駕於行政機構之上。固然，立法會對於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可以引用特權法索取公私營機構的文件，但以特權法索取行政會議文件卻是史無前例，原因是此舉直接衝擊行政主導模式，變相要行會向立法會交代決策過程，提交相關機密文件，有關人士甚至可能要到立法會接受議員提問或口審問。這將導致一個情況，就是立法會可以利用特權法來威脅行會，要求修改或者廢除一些他們不喜歡的決策，否則就會引用特權法來刁難行政機構，這究竟是行政主導還是立法主導？

事實上，反對派近年不斷企圖侵奪行政權力，屢次對特首及問責官員提出不信任動議，要求他們下台，但《基本法》授予的立法會權力，沒有一條是與立法會可向官員提出不信任動議，反對派此舉不過是以試水溫的方式挑戰行政權力。而濫用特權法也是殊途同歸，目的是要衝擊甚至改變香港的行政主導政制，變成英國式西敏寺制國會至上模式，從而奪取香港的管治權。所有對香港利益負責的建制派議員都應聯手否決議案，粉碎反對派的圖謀。

「佔中」勾結「台獨」玩火自焚

青鋒

警惕「佔中」「台獨」合流

李幼岐

「佔中」發起人之一朱耀明、工黨主席李卓人、「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跑到台灣去擁抱「台獨」頭目及搞手施明德，向他取「台獨經」，乞憐他的指示和支援，妄圖把「台獨」勢力引入香港，為實現香港「獨立」踏出危險的一步。他們宣佈與施明德達成「兩點結論」：一是今年12月擴大座談會，成為「港台民主人士」圓桌會議；二是由施明德出面邀台灣「愛好民主人士」共同簽署「佔中」理念書。至此，朱耀明、李卓人、鄭宇碩共邀「台獨」介入香港「佔中」的野心和原罪已大白於天下，表明他們是一夥如假包換的分離主義分子，必須受到譴責和唾棄。

「真普聯」和「佔中」已不是2017年普選的合作對象，必須與這些勾引「台獨」入香港的分離主義分子劃清界線，否則，把2017年普選變成2017年「港獨」試驗場，「可以」普選便有可能變作「不可以」，這是「港獨」分子與「台獨」分子勾結和活動使普選變質引起的嚴重後果。

如果，普選被「真普聯」和「佔中」者及工黨等反對派變成「港獨」試驗場，中央政府就必須進行干預。1987年4月6日鄧小平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指出：「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香港特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北京過問不過問？……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既然朱、李、鄭和施明德合流，危害國家根本利益，中央就有必要根據基本法要求特區政府作出相應應對，制止「港獨」在香港蔓延氾濫，以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及香港的利益。

施明德是「台獨」運動的發起人之一，1962年在小金門就因「台獨聯盟案」被捕，1964年被判無期徒刑剝奪公權終身；假釋後，又於1979年5月組「美麗島」雜誌社鼓吹「台獨」並自任總經理；1980年施明德正式提出「台灣獨立」主張，1995年提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朱耀明、李卓人和鄭宇碩向施明德乞憐求援，正表明臭味相投，完全是一丘之貉。然而「台獨」在台上已經失敗，乞憐「台獨」支援，引「台獨」勢力入港，不就是自尋絕路、玩火自焚嗎？

「亂港」和「亂台」形式是近同的，只是搞事的角色不相同。「港獨」和「台獨」性質是一樣的，只是「港獨」至今很隱蔽、不顯眼，沒有一套的理論，更沒有大規模的行動，暫時僅是在遊行中舉旗「龍獅旗」，但未來如何就不好說了。「台獨」則不一樣，「台獨」已成氣候，還建立了政黨，即民進黨，其旗手陳水扁曾粉墨登場做過八年「總統」。惟「港獨」、「台獨」過去來往不多，各行其事，況且，「港獨」至今未打正旗號。在反對派之中，潛伏的「港獨」分子相信也只是少數人，然「港獨」的跡象和動向卻不可不注意。

如今，「亂港」分子與「台獨」分子互相勾結、同流合污的行動，值得引起有關方面和廣大市民的關注和警惕。對此，絕不可掉以輕心。

本月19日，反對派頭目及活躍分子三人聯袂訪台，與著名「台獨」分子施明德握手言歡，惺惺相惜。他們是工黨主席李卓人、「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朱耀明、「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此行目的，明顯是為未來的「佔領中環」運動應作何部署，求教於施明德。這也算是香港反對派向老牌「台獨」分子施明德的一次「取經」吧！

施明德曾於2006年發動「天下圍攻」，組織「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涉及巨額貪腐的陳水扁下台。「紅衫軍」聲勢最盛之時，據說每日有一百五十萬人上街。施明德的「倒扁」最終沒有成功，但他組織「紅衫軍」造成的動亂規模和聲勢，大抵給李卓人等反對派頭目留下了「深刻印象」。為了未來的「佔中」，李卓人、朱耀明等要向施明德的「天下圍攻」取經，也是不難想像的事。

李卓人等的台灣之行，估計收穫甚豐，因為施明德在會見傳媒時說，他對「佔中」有人願意坐牢「深受感動」云云。他又說：「只要有人願意坐牢，這個運動就會成功，若都怕死怕被抓，那就會不成功。」施明德此語，明顯是在為「佔中」隔海大叫「加油」。究其居心，良乎？不良乎？施明德又公開表示，他和台灣一些團體，會積極研究如何支援「佔中」，言下之意，除了「出謀劃策」，還可能「出錢出力」。假如估計正確，則「佔中」不但有「美元」支援，還會有「新台幣」支援了。

「李、朱、鄭」聯袂訪台，與施明德「共商『佔中』大計」，短期效果已可由上文看出，一旦正式發動「佔中」，必有「台獨」勢力加入。長期而言，「台獨」分子是否會鼓勵、引誘及唆擺「港獨」分子轉為高調活動，以至「二獨結合」互相支援，那就更值得各方密切關注了。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為七百萬人的福祉據理力爭

頂天立地

今日香港反對派的某些人，為了個人的政治野心，已到了喪失理智，昧了天良的地步了。對橫蠻無理的批評忍讓只會被視作軟弱無能，政府需要為維護自己的尊嚴和公眾利益據理力爭，惟有擺事實、講道理，揭開反對派反中亂港的真面目，才能爭取到市民的支持和擁護。

自回歸以來，香港政爭不斷，現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先生更成為反對派的箭靶，事無大小，動輒得咎。最近，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在立法會辯論中對梁提出「不信任動議」。在反對派來勢洶洶的狙擊之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直斥反對派的言論誇張失實，強調在梁振英的領導下，今屆政府上任以來一直迎難而上，解決極具爭議的社會問題，成績有目共睹。

是誰撕裂了香港社會

雖然，林鄭月娥仍能保持她一貫的溫文爾雅，語調平和，但從她帶有淚光的眼神中可以看出，那是飽受委屈，忍無可忍之下的爆發。事實上，香港的反對派途中必反，逢梁必反，已到了橫蠻任性、喪失理智的地步了，或許他們對自己口噴翠取寵的表演感到洋洋得意，但在老百姓眼中，卻覺得十分惡心，這些人目的不是想解決問題，更不是在履行監督政府的職責，而是在無理取鬧，意圖破壞政府的形象，製造一個只有由反對派掌權，香港才有平靜日子過的錯覺。然而，只要認識政治現實的人都會明白，若讓反對派陰謀得逞，香港的政治紛爭不但不會平靜下來，相反，那將會是一個由政治野心家逐鹿中原，六國大封相的亂世。香港地少人多，品流複雜，加上外國反華勢力一旁虎視眈眈，根本經不起折腾，甚至可以說，連一鋪也輪不起。要保住七百萬安居樂業，除了是謹守基本法，背棄強大的祖國，一步一個

腳印地走自己的路，根本別無他途！平心而論，梁振英的施政或許未能盡如人意，但他上任以來不畏艱難、積極進取，那是有目共睹的。令人遺憾的是，反對派毫無顧忌的血口噴人，就算是堯舜在世，也被說成是商討和奏檯。政府造福市民的一系列政策，都被反對派說成是壞事。拓展土地說是破壞環保；兩地交流說是撕裂社會；委曲求全說是喪權辱國。香港有句老話：「泥水佬開門口，要過自己過得人」。是否取消長遠房屋策略及「廣東計劃」，香港便會重見光明，市民便會皆大歡喜？是否梁振英和阿基諾三世會面時分毫不讓，動輒拂袖而去，就能讓菲律賓政府改變他們的態度呢？很明顯，答案是肯定的。梁振英的扶貧政策，為受惠者高達四十萬人；長遠房屋政策，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人帶來新的希望；「廣東計劃」，加強了兩地合作交流。而梁振英和阿基諾三世會面也有利將來為菲律賓人質事件中的死難者和遺孀討公道。

一直以來，香港反對派操縱輿論，劫持民意，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他們自稱代表了民意，將政府視為民意的對立面。凡是同意或支持他們觀點的人，便視作「民主派」；不同意他們的作為的人，就被誣作「共或出賣了香港人的利益。其實，這種朕即民主的霸道作風早已引起大部分市民的不滿。更令人憤慨的是，他們在香港不遺餘力地散布恐共、仇共的情緒，在立法會展示反共標語，甚至公開反對國民教育，明目張膽地對抗中央政府。這一切不但逾越了立法會議員的行



梁立人

揭開政治騙徒的真面目

當然，香港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但即使對中國現行制度不滿，也不能罔顧事實，強姦民意，將自己的國家說得一無是處，將帶領國家步向光明的執政黨妖魔化，將致力維持香港繁榮的特區政府當成敵人。試問，有史以來，世上曾經有過如此繁榮強盛的中國嗎？十三億人曾像今天一樣安居樂業嗎？香港特區有可能脫離國家獨立生存嗎？如果連這樣簡單的問題也無法向市民回答，那他們又如何有資格在立法會口出狂言，妖言惑眾呢？

可以說，今日香港反對派的某些人，為了個人的政治野心，已到了喪失理智，昧了天良的地步了。雖然，林鄭月娥司長的傷感喚不醒他們的良心，但政府仍然需要為維護自己的尊嚴據理力爭。對橫蠻無理的批評忍讓只會被視作軟弱無能，惟有擺事實、講道理，揭開反對派反中亂港的真面目，才能爭取到市民的支持和擁護。那些靠嘩眾取寵爭取選票的政治騙徒若繼續他們的反社會反政府行為，沉默的市民定將忍無可忍，他們的怒吼將會使這些裝上民主翅膀的偽君子由半空中掉下來，變作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騎劫「港視」事件各懷鬼胎

香港電視未獲當局批出免費電視牌照事件，在反對派各陣營積極介入抽水之下迅速政治化。反對派熱衷插手事件不難理解，原因是電視發牌影響廣大市民，受到社會各界高度關注，而且事件關係民生，反對派可以乘機將一宗商業事件炒作為政治事件，繼而上網連線將矛頭指向政府，再加工上一兩句「沒有普選，哪有電視台」等，無厘頭口號，就可以發動一場衝擊政府行動，慳水慳力，又有傳媒大幅報道，試問何樂而不為？

然而，在周日的示威後，各反對派陣營隨即互相攻擊指責，首先是激進反對派人士指責活動被「左膠」騎劫，指他們越俎代庖，活動本來應由「港視」員工主導，結果卻被這些人大出風頭，激進派更狠批這些「左膠」人士利用活動籌款，在現場放置大量「民間爭取開放電視行動」的籌款箱，但「港視」員工已指出他們並沒有籌款，反映他們有設「天仙局」騙財之嫌；激進派又指「左膠」拒絕採取進一步行動，就以「商討」為名要參加者自行解散，被一班憤青在網上大加鞭撻，指「請左膠們高抬

貴手，擲少陣彩，出少陣風頭，不要上台騎劫」。

反對派為利而爭先

在這裡有必要說明一下當日反對派各陣營的參與情況。激進反對派口中所謂的「左膠」，其實是來自本港一個社運團體「左翼21」，當中包括開設「民間開放電視行動」網上群組的香港大學法律系二年級學生陳璟茵、民主黨南區區議員區諾軒等人，由於有關群組和活動是由其組織，他們也自然成為了有關活動的主辦單位和發言人。當然這只是他們自身覺得是理所當然，但不少激進反對派其實極為不滿，原因是讓他們搶了風頭，於是在活動前後兩派人馬一直互相攻擊。特別是當「左翼21」沒有如激進反對派所期望般採取更激進的行動衝擊政府總部，反而宣布遊行結束，更成為他們的「罪狀」，加上在活動上擅自籌款，卻沒有讓「人民力量」、社運連等雨露均沾，自然受到他們的猛烈攻擊。迫使區諾軒事後急急在面書上道歉，並暗示以後不再參與社會運動，但他的

所謂表態顯然並不被激進派接受，繼續向他猛烈開火。

事實上，利用「港視」發牌事件抽水的並不只是「左翼21」一派，當中還包括反對派政黨如民主黨、民協、工黨等；也有一些激進反對派如公民黨、「人民力量」、社運連。他們都將「港視」事件看成「唐僧肉」，巴不得分而食之，其中「左翼21」由於是最早建立網上群組，成功取得了主辦行動的頭頭湯；公民黨毛孟靜以及反對派議員莫乃光則一直緊跟「港視」員工代表，陪他們面對傳媒，儼如他們代言人般四處出鏡，也算搶位成功。至於最吃力不討好的，莫過於一班只是發動支持者參與，不斷協助宣傳動員，卻分不到傳媒一絲的關注，一點政治油水都抽不到的激進反對派。

主辦的不是他們，傳媒訪問的不是他們，甚至連籌款也沒有他們的份，結果白費力白幹一場，令他們極為不滿，自然要向其參與者開火，當中政治力量最低的「左翼21」便成為他們開火的目標。說穿了，還是爭權奪利所致也。他們不過是一班抽水政客而已。